

受中土風習及儒家、 道教強烈影響下的竺法護譯經

蕭登福

摘要

竺法護所譯諸多經文中，受中土風習及儒、道影響者多。我們可以看到儒家以孝為第一，孝感動天，以及婦女的三從之德。竺法護同時也大量將中土的名相、風習、文物帶入佛經裡，於是香鑪、竹帛、紙筆硯墨、太山、崑崙山、郡國縣邑、「禺中、日西」、針灸補瀉、夢占擇日等說都被採用以入經。在受道教影響方面，則取魂魄說以譯識神，以度世譯涅槃之境，有生死船以入冥、有三尸穀蟲、有飛尸鬼魅、有天神考校的六齋日、有星斗崇拜的《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》；甚且據道教飯賢、救贖而杜撰成《佛說盂蘭盆經》。

關鍵詞：竺法護 佛教 譯經 道教 儒家 孟蘭盆

壹、前言

竺法護，音譯為竺曇摩羅利，祖先本月支國人，原姓支，世居燉煌郡，八歲出家後，因師事竺高座，改姓竺。梁·慧皎《高僧傳》說他誦經日萬言，過目能知其意，博覽六經，遊心七籍。曾隨師至西域，遊歷諸國，外國三十六種語言及書籍，竺法護皆遍學，並攜帶梵經《正法華》、《光讚》等一百六十五部回國，從燉煌至長安，沿路將部分經書傳譯成漢文；在長安時參與譯經的有聶承遠、聶道真父子，及竺法首、陳士倫、孫伯虎、虞世雅等人，或執筆詳校，或加刪定。竺法護，在晉惠帝時遇疾而卒，壽七十八；時人稱為燉煌菩薩。

竺法護一生所譯的經書，據湯用彤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第二分第七章〈竺法護〉說：「《安錄》著錄一百五十部；《祐錄》摺摭群錄，更得四部；考其存佚，計存者九十部（但現行本實有九十五部）佚六十四部，應共一百五十四部。」¹[1]，而呂澂據《出三藏記集》的記錄說他一生所譯的佛經共有一百五十九部，三百零九卷。至唐《開元錄》所載，尚存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²[2]。

竺法護是精通內學（佛）外學（儒、道），及通曉西域三十六種語言文書的難得譯經人才。在譯經的影響力上，雖比不上鳩摩羅什和玄奘，但亦是卓然成家，大乘許多重要典籍，經由他而傳譯到中土，梁·僧祐《出三藏記集·卷十三·竺法護傳》說他：「終身譯寫，勞不告倦，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，護之力也。」³[3]。竺法護所譯的經典，種類很多，呂澂說他所譯經除般若外，「還有華嚴、寶積、大集、涅槃、法華等經類；還有一般不分類的大乘經集，以及律、本生、本事之類，從這些譯籍看，範圍廣闊，那時在西域流行的經典，大都譯了過來，這比以前的幾位譯家範圍已大大地擴展了。」⁴[4]確實如呂氏所言，當時西域所流行的佛經，大都被竺法護直接或間接所取得。竺法護以後，不斷有更多的佛經被譯出，並不是當時竺法護蒐集不力，而是後世在印度、在西域甚至在中土，不斷有人在撰造佛經。至於從漢魏至晉世這段期間，印度佛教及外教典籍多寡的情形，我們可以由東晉·釋道融和外道婆羅門角力學問的情形來略窺一二。《高僧傳·卷六·釋道融傳》說鳩摩羅什被姚興迎入關，在逍遙園譯經，不久師子國的婆羅門來與羅什角力，而羅什派由釋道融與婆羅門相論難。《高僧傳》說：

1[1]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八年三版，頁一一五。

2[2]見網站<http://www.shjas.com/file/fjzs/gstd/zfh.htm>。

3[3]《大正藏》五五卷九八頁上。

4[4]見呂澂《中國佛學源流略講》第二講，頁三九，台北里仁書局一九八五年一月初版。

